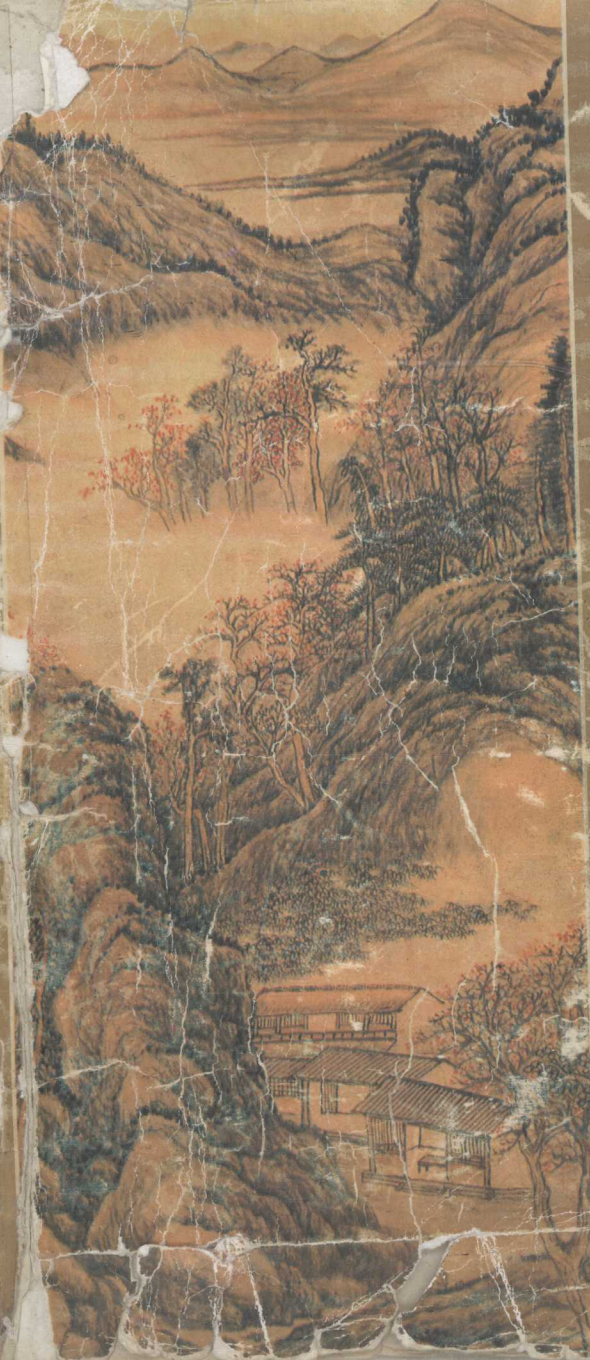


牧野流星

三册

梁羽生



- 三十三回 冰湖幸免沉冤掩
雪岭奇逢异士来 (701)
- 第三十四回 打碎毒杯救大侠
计擒恶霸获名驹 (723)
- 第三十五回 苦斗番僧破金钵
忍看同道困蛮牛 (747)
- 第三十六回 平楚日和憎健翻
天山月冷惜幽兰 (766)
- 回 惘惘情怀怜二女
重重误会斗三英 (788)
- 回 奸徒巧辩迷师伯
稚子无知骂长兄 (810)
- 回 长老险途行险着
少年神剑慑神僧 (832)
- 回 暗器无功寒敌胆
掌门一出震群魔 (854)
- 十一回 路转峰回消戾气
水流云散悟禅机 (876)

- 第四十二回** 无尽疑团翻旧案 (898)
 突生奇变接新娘
- 第四十三回** 负罪师门难自辩 (920)
 临岐良友惜分飞
- 第四十四回** 欲雪师冤来赴山 (935)
 却逢妖孽上名山
- 第四十五回** 午夜潜身登绝岭 (964)
 暗加援手撮良缘
- 第四十六回** 忍见佳人落魔掌 (986)
 勇将宝剑斗强梁
- 第四十七回** 真假难分误大事 (1009)
 是非不辨佯糊涂
- 第四十八回** 玉虚子离奇暴毙 (1029)
 丹丘生委曲求全

第三十三回

冰湖幸免沉冤掩 雪岭奇逢异士来

冷冰儿冷冷说道：“你以为我不敢杀你这宝贝徒儿！”

欧阳冲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恨他入骨，但我也知道你是不会杀他的了。因为你杀了他，这宗交易就做不成了。”

冷冰儿心中暗喜，说道：“你是愿意和我做这桩公平买卖了？”欧阳冲道：“当然，你舍不得那姓孟的小子丧命，我又怎舍得我这徒儿给你杀掉，嘿，嘿，冷姑娘，你的手段真狠，算我服了你了。咱们走吧！”

原来欧阳冲果然是给冷冰儿料中，他并非舍不得徒弟，而是这个徒弟他还有可资利用之处，他要段剑青帮他找到罗海家藏那本古波斯武功秘笈，那就非得段剑青活着才能娶罗曼娜为妻了。

冷冰儿押着段剑青跟在欧阳冲后面，一步步走下山去。段剑青气力尚未恢复如初，走得很慢。

欧阳冲嘴里说是服了冷冰儿，心中却在暗笑，笑她是个聪明的笨蛋。冷冰儿已经答应过了明天就把段剑青交还他的，“过了明天，我且看你怎样逃出我的掌心？至于姓孟这个小子，我慢慢回来收拾他也还不迟。料他没有我的解药，纵然再过十天半月，他也不能生下此山。”

*

*

*

欧阳冲想到的，孟华也早已想到了。是以他在冷冰儿走了之后，不由得又喜又惊。喜者是暂时可以解除威胁，惊者是冷冰儿与虎作伴，明天之后，会有什么遭遇？

他服下了碧灵丹和小还丹，此时已是约莫半个时辰，药力直透四肢，浑身只觉暖烘烘的好不舒服。既是无法可想，他只好暂且把忧虑抛之脑后，又再盘膝静坐，按照玄功要诀所载的法门，引导真气聚丹田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忽觉神气清爽，精力弥漫，孟华一跃而起，随手一掌，把一块凸起的石笋劈掉一半。这一喜非同小可，“哈哈，我现在可不必害怕那个红发妖人啦。”他试出了他的功力纵然不能说是完全恢复，至少也恢复了七八成了。冷冰儿估计他要一天方能恢复，那是由于她只估计药力的功效，却没有估计到张丹枫的上乘内功心法和灵丹配合所起的神奇效力。

孟华抬头一看，红日正在当空，不过是将近是中午的时分。亦即是说，冷冰儿走了尚未两个时辰。孟华立即展开轻功，飞快的赶下山去。

冷冰儿一手抓着段剑青，一手提着宝剑，正在一步一步的下山，由于段剑青走得很慢，此时他们不过才到山腰。

段剑青服了解药已经两个时辰，气力渐渐恢复，其实走快一些也没困难，不过他不让冷冰儿看出来，同时也在养精蓄锐，盘算如何挣脱冷冰儿的掌握。

“冷姑娘，不要把我当作囚犯一样好吗，这多难看，放松一点，反正我也跑不掉的，让我透一口气也好呀。”段剑青

哀求道。

“你这人真是死要面子，这里也没牧人，怕谁看见？哼，你不是囚犯，你以为你还是‘小王爷’吗？是不是要请一乘八人的大轿，把你抬下山去？”冷冰儿冷笑道。

段剑青气喘吁吁，说道：“唉，我不是要面子，你不放松一点，我真个是走不动了。”

欧阳冲走在他们前面约莫十步之遥，冷冰儿见他可怜，心想就是不抓着他，谅他也不能跑出自己的掌心，于是提起宝剑，剑尖抵着他的背心，说道：“好，我让你自个儿走，你可别打逃跑的主意，倘敢乱动，可休怪我剑下无情。”

段剑青苦笑道：“冷姑娘，你也太过虑了，我要跑也跑不动呀！”故意装作疲倦不堪的样子，走两步，停一步。

冷冰儿喝声：“走不动，也得走！”左手拿着的剑鞘就当作鞭子鞭打。

段剑青嚎叫声：“你为何这样凶呀，我都服你了！”

冷冰儿斥声：“对你这样的人，不凶不行！哼，要不是看在孟大哥份上，我还要一剑把你杀掉呢！”

正纠缠间，欧阳冲忽地“咦”了一声，回过头来，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？好呀，原来是你这小子！”

此时冷冰儿也听见来人的脚步声了。不自觉的回头一看，只见在山坳的转角处出现一个人，可不正是孟华是谁？

冷冰儿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她不知道孟华已经恢复功力，连忙叫道：“孟大哥，赶来做什么？快快回去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欧阳冲已是趁她骤吃一惊，分心之际，突然一个虎跳，反身一掌，打在段剑青身上！

他用的是隔物传功的本领，由于他和冷冰儿之间，隔着

一个段剑青，他不能直接攻击冷冰儿，也不敢直接攻击冷冰儿。但这一掌虽然是打在段剑青身上，他所使的气力却是传到冷冰儿身上！冷冰儿登时虎口一震。

段剑青趁势一矮身躯，滚在地上，反抓冷冰儿脚踝。欧阳冲越过障碍，也再一掌向冷冰儿劈来了。

好个冷冰儿，在这危机瞬息之间，腾的飞起一脚，把段剑青踢了一个筋斗，宝剑扬空一划，一招“玄鸟划砂”，反截欧阳冲手腕。

欧阳冲本来以为使出隔物传功的本领，就能把她的宝剑震飞出手中的，哪知她的宝剑非但没有跌落，居然能够立即反攻，不禁也是大出意外，吃了一惊。不过，他的功力毕竟还是比冷冰儿高出太多，这一掌劈出，势风呼呼，冷冰儿登时只感呼吸不舒，剑尖也给他的掌风荡歪了。

冷冰儿一咬牙，唰唰唰连环三剑，那剑法奇幻，更出欧阳冲意料之外。他是早就从段剑青口中，知道冷冰儿是青城派的弟子。青城派的剑法他见过，但冷冰儿此际使的却不是青城剑法。三招一过，欧阳冲蓦地想起，她这剑法好像是可以克制他“雷神掌”功夫的某一家剑法。

孟华飞快赶来，喝道：“欧阳冲，你不是要找我吗？不用你找，我自己来了！把冷冰儿放开，有本领你来拿我！”

段剑青给冷冰儿踢了一脚，虽然疼痛，却没受伤，他站了起来，恨得牙痒痒的，就想拔剑去杀冷冰儿，但一见冷冰儿剑法如此精妙，居然能够和他的师父动手，眼看孟华又将来，他哪还敢向前。“奇怪，不过一年，她哪里学来的如此精妙剑法？”

段剑青不识冷冰儿的剑法，孟华却是看出来。他曾见

过天山派的名宿丁兆鸣和他的父亲比武，他父亲的快刀天下无双，也不过仅仅能胜丁兆鸣一招。冷冰儿如今所使的剑法，正是他曾经见过的天山剑法。

天山剑法虽然正是“雷神掌”的克星，但冷冰儿才不过学了一年，功力又远远不如欧阳冲的，要不是欧阳冲想把她抓作人质，她早已不能抵挡十招了。

欧阳冲一看孟华即将来到，只好放弃了抓冷冰儿作人质的念头，目露凶光，杀机陡起，喝道：“小丫头，这次可是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！”掌力倏的加猛，冷冰儿也正在使出杀手绝招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欧阳冲的衣袖给削去了一幅，冷冰儿却是踉踉跄跄的倒退几步，“哇”的吐出鲜血！

就在此际，只见青光疾闪，孟华正好赶到，立即痛下杀手，叫欧阳冲无法过去伤害冷冰儿。

冷冰儿晃了两晃，稳住身形，回过头来，利剪般的眼光，搜索段剑青。段剑青见孟华赶来，早已吓得慌了。冷冰儿虽然口吐鲜血，但她最后一招，还能削掉欧阳冲的衣袖，段剑青如何敢和她对敌？一见冷冰儿转过身来，生怕落在她的手里，性命不保，硬着头皮，和衣一滚，骨碌碌的就从满是积雪的斜坡上滚下去。

其实冷冰儿此际刚受掌力所震，虽不至于受了内伤，亦已筋疲力竭，要是段剑青敢于和她一拼的话，鹿死谁手，殊难逆料。冷冰儿的凶险可能更大。

冷冰儿见他滚下山坡，自己却不能跑去追他，暗暗叫声“可惜！”但也松了口气。当下连忙服了一颗小还丹，背靠大树，凝神观看孟华与欧阳冲之战。

孟华憋着满肚皮闷气，此时方始发泄出来。他把家传的

快刀化为剑法，当真是迅如闪电，猛若惊雷。片刻之间，接连攻了六六三十六剑，每一剑都是指向对方的要害！

欧阳冲本来以为他受了重伤，即使有别的什么灵丹妙药，最少也得十天半月，方能恢复如初的，哪知他一上来便即猛攻，和数日之前，简直判若两人，似乎是完全没有受过伤的样子，欧阳冲不由得越战越是吃惊了。

不过欧阳冲毕竟也还算得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，虽惊不乱，他脚踏五行八卦方位，退一步，发一掌，守得甚稳，打算消耗孟华的真力。

掌风呼呼，热浪四溢，孟华此际已经恢复了七八成功力，可以禁受得起。不过虽然禁受得起，也是感到唇焦舌燥，有如置身烘炉之中。

冷冰儿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和这妖人，用不着讲什么江湖规矩！”江湖规矩讲的是单打独斗。冷冰儿这话的意思，自是要和孟华联手对敌了。

欧阳冲不知道冷冰儿乃是吓他，不禁更是吃惊……“这丫头受伤不重，她的天山剑法又正是我的克星，我应付这小子已是为难，要是这丫头也来帮他，只怕我要跑也跑不了！”登时打了个“三十六着走为上着”的主意，以进为退，急攻数招，准备伺机逃走。

孟华是个老实人，却以为她当真是顾不顾危险，要来帮忙自己。

“冷姑娘，你用不着上来，这妖人我还对付得了！”孟华说道。说话之际，剑光已是倏的反圈回来，剑势如环，把欧阳冲的身形笼罩在剑圈之内。他为了阻止冷冰儿冒险，是以力求速战速决，这一剑使得狠辣之极。可惜急躁了些，绵密

不足，却给了欧阳冲一个逃脱的机会。

掌风剑影之中，欧阳冲一声怪叫，倒跃出数丈开外。剑光过处，削去了他的满头红发，恍如乱草蓬飞。但他已是跳出了剑光笼罩的圈子，一溜烟的跑下山了。

孟华不知冷冰儿伤势如何，不敢去追，纳剑入鞘，说道：“冷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

冷冰儿道：“好在没给他的雷神掌打在身上，只是受了掌力的震荡，并无大碍。我已服了一颗小灵丹，现在也可以和你一同下山了。孟大哥，你怎的好得这样快？莫要因为救我的关系，累坏了你的身子才好。”

孟华笑道：“我也料不到好得这么快的，这是你的灵丹妙药之功。也幸亏那妖人给你吓得赶快逃跑，要是他能够再斗半个时辰，我倒恐怕是支持不住了。”

两人一同下山，走到山下，仍没发现段剑青的踪迹，料想是伤得不重，给他的妖师救去了。

此时两人方有余暇，各自讲述本身的遭遇。

冷冰儿听罢孟华来到此地的经过，笑道：“那晚刁羊大会之中，我已经有点怀疑是你在场了，孟大哥，你这次帮忙桑达儿做得真好。嗯，那罗曼娜也算是个绝色美人，怪不得段剑青见异思迁。我只恨他不该向我下毒手，要是他早和我说明白，我绝不会阻碍他去追求罗曼娜的。”

孟华说道：“冷姑娘，你笑我太过忠厚，其实你的心地也是太过纯良。段剑青并非仅仅是为了罗曼娜的美色方才见异思迁的，他怀抱的野心可大着呢。”当下把段剑青要娶罗曼娜为妻的三个目的，一一说给冷冰儿知道。

冷冰儿恨恨说道：“这小贼比想象的还要坏得多，早知如

此，我真不该将他放过！”

跟着冷冰儿也把她的遭遇说给孟华知道：“离开石林之后，他不愿意和我到小金川去，我已经知道结局必将是分道扬镳的了。但当时小金川正受清军围困，他不愿意冒险，我也不便勉强他。他肯听我劝告，不回大理老家，给清廷利用，我已是甚为满意的了。我还希望我在他的身边，能够对他有点好处。于是跟他来到此处。哪知，唉……”

冷冰儿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不料到了此地，不久他就和那红发妖人相识，竟然拜那红发妖为师了。起初我并不知欧阳冲是好是坏，但看他妖里妖气，料想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我也曾劝过剑青，你要学本领，你的叔父就是现成的名师，何苦作这妖人弟子？他说叔父不知下落，而且叔父对他也似乎颇有成见，以前在叔父回家的时候，也不肯用心教他的。他又说本领学成之后，如何用它是自己的事。师父是好人还是坏人管他作甚。我听他说得也似乎是有点道理，就任由他了。唉，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拜那妖人为师，还不仅仅是为了学好本领，而是怀有那么大的野心。

“不过，在他拜那妖人为师之后，对我的态度却是比以前好了。我做梦也料想不到，他是为了要算计我才故意对我好的。正是因此，我才会着了他的道儿。他用麻药将我迷醉，竟然将我抛下冰湖！”

孟华问道：“后来是谁救你的？”

冷冰儿道：“也是我命不该绝，那时是冬天，本来很少下雨的，恰巧那天下了大雨。冰湖水涨，把我冲上湖中的一块大礁石。我喝了许多冰水，反而醒过来了。原来他给我服的麻药是热性的，给冰水洗过了胃，药力反而减轻了。

“有个年老的牧民，夫妇二人，无儿无女，冬天就在冰湖上凿冰捕鱼为生，他发现了，把我救回家中。

“性命是侥幸保存了，但还是大病了一场。老天爷倒是对我甚为保佑，我又一次又碰上了救星。你知道天山剑客唐加源这个人吗？”

孟华说道：“我只知道天山派的掌门人是唐经天。”

冷冰儿道：“唐加源就是唐经天的儿子。他们夫妻二人来到这个地方，无巧不巧的来到那个牧民家里投宿，发现了，说起来他们和我的叔叔也是彼此知名的朋友。唐大侠把碧灵丹与小还丹给我解毒、培原，唐夫人且还为我特别留下来，传授我天山剑法。他们不过是两个月前才离开此地的。

“这一年来我一直在暗中注意剑青，我也看出他是越来越坏了，但还没有想到他是坏得如此之不可救药。可惜仍是给他师徒逃掉。”

孟华叹息道：“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但愿他经过这次教训，及早回头。否则用不着杀他，他也不会会有好结果的。对啦，冷姑娘，我还没有问你，今后你准备如何？”

冷冰儿道：“唐大侠与他夫人约好，这几天就会回来。我想等他回来，再定行止。你呢？”

孟华说道：“我要先找着尉迟大侠，然后再上天山。”

冷冰儿喜道：“唐大侠夫妇也要回天山的。我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，以咱们的脚力，大约不过大半天路程。你到我那里住几天如何？那位牧人伯伯很好客的。待唐大侠回来，你们可以结伴去天山。我要是不到柴达木去的话，或许也会跟你们到天山玩一趟的。”

孟华说道：“我本来很想拜见唐大侠，不过时间恐怕是来

不及了。我在这里已经耽搁了五天，要不是兼程赶路，恐怕追不上尉迟大侠啦。”

冷冰儿瞿然一省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我也知道尉迟大侠是在半个月前路过此地的。可惜没见着他。他是替柴达木的义军联络回疆诸部的吧？”

孟华说道：“正是。我已经把他在各个部落可能逗留的时间估计在内，要是他比我先走十天，我有把握追得上他。如今多耽搁了五天，那就难说了。”

冷冰儿道：“你有紧要的事情非得追上他不可？”

孟华道：“是呀，我是为了义军的大事。”当下简单扼要的把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告诉冷冰儿。

冷冰儿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不便挽留你了。不过，你伤病初愈，仍然是要赶路，也得多加保重身体才好。”

孟华说道：“多谢你的关心。咱们后会有期，你回去，要是见到你叔叔的话，替我问好。”当下撮唇长啸。过了一会，草原静悄悄的，唯有他的回声，别无反应。

冷冰儿诧道：“孟大哥，你呼唤谁？”孟华说道：“你来的时候，可曾见到山脚下有一匹马吗？”

冷冰儿道：“没有啊！是你的坐骑吗？”孟华说道：“是罗海送我的一匹骏马，他告诉我，这匹马久经训练认得主人。可以放它自己去找草料，过多久也不会跑。”

冷冰儿蓦地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不好，你这匹坐骑恐怕是给段剑青这小子骑去了。他滚下山坡，见到了这匹马，还会不要它吗？他的本领虽不高，降服一匹马的本事还是有的。那你现在怎办？要不要回到罗海那儿，向他再借一匹坐骑？”

孟华摇头道：“从这里步行到罗海那儿，少说也得有三天，

纵然借到一匹同样的骏马，也是得不偿失！”

冷冰儿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从这里再去二百里左右，有一个市集，那个地方是产名种马匹的，说不定你在那里可以买到一匹好马。”

孟华心想二百里路，明天中午他就可以赶到了。大喜说道：“那就最好不过了。冷姑娘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蓦地想起一事，说道：“不过我还要拜托你一件事情。”

冷冰儿道：“不必客气，何事请说。”

孟华说道：“那红发妖人要害桑达儿，你是知道了的。请你回去告诉罗海父女和桑达儿，叫他们千万小心。”

冷冰儿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会帮他们的忙的。即使我的本领不济，那还有唐大侠夫妇呢。要是那红发妖人尚未离开此地，唐大侠一回来，我就请唐大侠先去找他。”

与冷冰儿分手之后，孟华匆匆赶路，可惜天公不做美，下了一场大雪，山路更是难行。第二日中午时分，他还在爬山，要爬过一座山坳，才能到达那个市集。

雪后新晴，高原上的风光更加壮丽，从上望下去，草原一片洁白，宛似汪洋大海。白云平铺在山坳里，随着滚起波浪，云海里露出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山尖，好像是海里的许多岛屿。中午的阳光透出云海，露出的山尖上也镶上红边，真是奇丽无俦。可惜孟华忙于赶路，却是无心欣赏了。

正在山路上行走之间，忽听得马嘶之声，孟华抬头一看，只见上面一个山坳的转角之处，一个白衣的中年汉子，好像把关的大将似的，神气昂然的站在那儿。

他的身边有一匹马，系在树上。正是罗海送给孟华的那匹坐骑。它是看见了主人而长嘶的。

孟华吃了一惊，连忙三步并作两步，飞快的赶上前去，问那汉子：“这匹马是怎样得来的？”

那汉子并没有回答他的问话，却反问他道：“你是不是名叫孟华？”

孟华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正是孟华。这是我的坐骑，请问怎样到了你的手中？”

那汉子还是没有回答，却是哈哈一笑，随即冷冷说道：“原来你果然就是孟华，嘿嘿，小伙子，你的胆量可真是小啦，听说你竟敢和欧阳冲作对？”

孟华说道：“欧阳冲又算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了？本事再高的坏人，我也要和他作对！”

那汉子道：“好大的口气。嘿嘿，听你这么说，欧阳冲败在你剑下之事，大概是真的了？”孟华不觉一怔：“他的消息怎的如此灵通？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孟华问道。

“你不必管我是什么人，你有本领打败欧阳冲，我倒想见识见识你的剑法，进招吧！”白衣汉子说道。

孟华思疑不定，说道：“这匹马是你从段剑青手中夺来的呢？还是他送给你，好让你赶得上我，来和我为难的？”倘是前者，此人就是友人；倘是后者，就是敌人了。

白衣汉子不置可否，冷冷说道：“我是存心伸量你的！你胜得了我，这匹马还给你；否则，嘿嘿，我可不能放你过去了！”听这口气，倒似有意和他为难。

孟华急于夺回坐骑，才好赶路，心想：“管他是友是敌，先把他打败再说。”于是说道：“好，你既然还要伸量我，无奈我只好献拙了。接招！”唰的一剑，便刺了过去。

这一招孟华用的是家传的快刀刀法化为剑法，迅捷绝伦，白衣汉子赞道：“好！”剑尖一颤，指向孟华膝盖的“环跳穴”，他这应招之法乃攻敌之所必救。孟华逼得回剑反圈，倏的变为无名剑法中的“玄鸟划砂”。

无名剑法乃博采众家之长却又与任何剑派不同，这一招“玄鸟划砂”亦是如此。青城、峨嵋、昆仑三派剑法均有此招，但在孟华手中使将出来，却是形似实不似。

白衣汉子还了一招“横云断峰”，封闭得本来甚为严密，正是应付“玄鸟划砂”的高招。但孟华这一剑却忽地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，只听得当的一声，双剑已然碰个正着！

孟华本来以为这一招就可得手，想不到还是给对方在最后的瞬间突然化解开去，而且对方的剑还隐隐寓有反击之意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此人剑法之精，看来实是在天山名宿丁兆鸣之上，几乎可以和碧漪的父亲金逐流金大侠匹敌了？但为什么功力如此不济，似乎不足以和他的剑法相称？”

原来双方相交之际，白衣汉子的劲道较弱，给孟华荡开他的长剑，否则他已是可以立即反守为攻。双方的剑法变化都是出乎双方意料之外，孟华倘若给对方夺了先手，恐怕就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扳成平局了。

孟华急于取胜，得理不饶人，连采攻势唰唰唰又是三招迅捷绝伦的剑法。攻至第三招，白衣汉子闪避不开，只能硬接。“当”的一声，又是碰个正着。但这一次可与刚才大大不同了！

孟华只觉虎口一震，长剑几乎脱手，不觉大吃一惊，一瞬息间，怎的此人功力竟尔精进如斯？

那人喝道：“留神，接招！”身形起处，衣袂飘飘，剑锋

倒卷而上，身法潇洒之极，剑势却也凌厉异常。孟华摸不透对方深浅，只好横剑当胸，先采守势，剑势如环，还了一招“三转法轮”。这一招他应付得似拙实巧，白衣汉子又赞了一个“好”字。瞬息之间，也是唰唰唰疾攻三剑。双方长剑接连碰击，响起了一片金铁交鸣之声。

说也奇怪，这几下双剑相交，彼此竟是功力悉敌，难分轩輊。孟华既不觉得虎口酸麻，却也不能像最初一招那样把对方的剑荡开，而是恰到好处的彼此化解了对方的攻势。孟华经验虽少，并不糊涂，到了此时，心中已是雪亮，那人的功力实是远胜于他，不过由于未知他的深浅，所以在交手数招之后，方始能够把运用到长剑上的劲道使得“恰到好处”。此时，孟华也已隐隐猜到这白衣汉子是谁了。

白衣汉子喝道：“不必顾忌，你尚未尽展所长呢！这样子你是打不过我的！”口中说话，手底毫不放松。劲力虽未加强，剑势却是越发凌厉。

孟华在对方凌厉的剑招紧逼之下，虽然已经知道对方是谁，亦是不能不全神对付。当下见招拆招，见式解式，把平生所学都施展出来，渐渐夺回先手，变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了。

双方功力相当，此时可是真正的剑法较量了。

斗了一会，由合而分，彼此出招，都是攻敌之所必救。兵器碰击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剑法却是越来越变化精微了。

不知不觉，打了三百招，孟华连使三招“无名剑法”，剑势空灵飘忽，每一招都是原来的剑法在关键变化之处反其道而行之。那汉子与孟华游斗，移步换形，白衣飘飘，身随剑转，绕到急时，就似一团随着剑风飘舞的白影。孟华攻到最